

鲁敏 著

A i Z h a n W u Y i n g



爱战无赢

小说月报

金长篇丛书

到目前为止，就只有妻子知道这件事。其实，他心爱过妻子的，但是，当妻子知道了他这个秘密，他就再爱她了，甚至，他都仇恨起这个知道他秘密的女人。点外遇什么的简直正中他下怀。这样，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不再爱她，他的情感生活虽然贫乏，但最起码还是有的……只是，还得记住，不要再让任何人知道，就是不能例外，否则，他可能会连带着连小蓝也会厌恶起来。他已经没有里子了，还能再没有面子吗。

抽完了一根烟，郝青白才有些迟疑地开了口：“小蓝这几天我没闲着，我想想自己，又想想你，有时也想想天。你猜我猜明白了什么？我猜啊，咱俩也不能养死了，他们还留了不下，还在。小蓝睡起眼，以为大哥郝青白不理，自顾抽了一口烟：“我呢，留下了他们也要面子，你呢，留下了他们中的死要自由，并且都已干净至极的地步。其实，我是早就知道你犬健的事，她心机很重的人，一有点事，破绽百出，就算我再傻，也能看得明明白白，不过我一直不愿去戳破，就听凭她为了次次的回归说那些拙劣的谎言，我看着她，好脾气地听着，就像有把钝刀子在身上割，慢刀不出血，我也不怕疼，就一个小小的火种，只要它没烧起来，我就会一直那么恬下，把自己烧光了都没关系，只要别人不知道！绝对不能让自己成为别人的谈资，在背后同情或嘲笑……”

“你瞧，我都已经装作不知道了，她为什么还非要说闲着分居什么，故意搞得沸沸扬扬，原因很简单，她就是逼我离婚！她犬舰认为那很荣耀很时尚是吗？天哪，我怎么能就听任她这么摆布我，说离就离，别人会怎么胡乱猜测对离婚，他们通常会同情女方……”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小说月报

金长篇丛书

爱战无赢

A i Z h a n W u Y i n g

鲁敏◎著



百花文艺出版社

BAIHUA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爱战无赢/鲁敏著. —天津:百花文艺出版社, 2005
(小说月报金长篇)
ISBN 7-5306-4174-3

I. 爱… II. 鲁…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19912 号

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

邮编:300051

e-mail: bhpubl@public.tpt.tj.cn

<http://www.bhpubl.com.cn>

发行部电话:(022)23332651 邮购部电话:(022)27116746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迁安市鑫丰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*

开本 880 × 1230 毫米 1/32 印张 7.125 插页 2 字数 164 千字

2005 年 5 月第 1 版 2005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 - 6000 册 定价: 15.00 元

第一章 001

一阵清脆的咔嚓声之后，婴儿王宣发现自己被搵到了熟悉的乳头边，他兴奋起来，大口的吞咽带给他无限的口舌之快。

第二章 009

他最近感觉到了一种奇怪的不安和不祥。这种感觉有点像蛇，每当他走进家门，看见父亲，看见母亲，特别是同时看见他们两人，他就感到脖子后面开始发凉。

第三章 021

王宣以为是服务生，但不等抬头就知道不对，这样的手不可能是服务生——这是一只顾长白皙的手，姿势固然优雅漂亮，却更多几分矜持与傲慢，好像是在馈赠与赏赐。

第四章 029

他们从不互相发短信——那会显得轻佻和随意；也从不用私人手机在大街上或汽车里联系——那种不清晰的通话效果、背景的嘈杂混乱都是后工业化的、令人焦躁的。

第五章 036

王宣很早就意识到外貌带给自己的麻烦，他甚至跟人们一样，认为自己的外貌是一个轻巧却又关键的砝码，总会在命运的转机之处起到微妙的决定作用。

第六章 041

他在门口仓促地停住脚步，王宣被他看到的景象吓住了——壁橱的门大开着，床上的被子被推到一边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堆旧日记本旧影集，张开的梯子横在屋子当中，母亲正以一个别扭的姿势对着镜子。

第七章 047

蚊子笑着拍拍王宣的背，王宣也连忙笑起来，他自己也感到可笑了，怎么问这么多闲话呢，当真被蚊子说得不服气了，要把郝青蓝从他的爱情包围圈里抢出来吗？真是太不可思议了，太没有逻辑了……

第八章 054

他的眉骨会猛地一跳，脸上突然掠过一阵阴影，非常怪，接近病态，正是这份看不清的、似是而非的东西让姚一红死去多年的爱情触角复活过来，以至牵起肚肠连起心，日想夜思。

第九章 063

手，先于唇行动起来，他轻轻握起郝青蓝的手，不由自主地像是条件反射地举到自己面前，吻了一下。这一吻，像是叹息，又像是欣悦；像是抚慰，又像是依恋。

第十章 075

王向阳的反应现在令她迷惑，从昨晚一个人的大吃大喝到早上的快快活活再到刚才电话里的太极，他今晚到底会有什么答复？她开始谨慎起来，王向阳比她想象中的要复杂一些。不能轻敌，轻敌就会失手。

第十一章 079

他看看青蓝，这世上唯一的亲人，这个真心疼惜他的人。跟不跟她说呢？她大哥生病了，很严重的病，比癌症还可怕的病——他“不行”了。

第十二章 085

显然，夫妻的卧房并不适合用来作为谈论离婚事宜的处所。在常识与潜意识里，这间卧房都带有浓厚的性意味。

第十三章 090

正是因为他，他的这点小小阻力，反而成了王宣与郝青蓝间的催化剂。人们都是这样，对于有一点阻力和难度的事情兴致盎然。

第十四章 097

郝青蓝的悲悯、华贵是少女们永远无法抵达的。但是，她们那个年纪所拥有的那种透明、简洁，在郝青蓝身上已经结束了。对王宣来说，郝青蓝的深度令人着迷，同时，令人……遗憾。

第十五章 104

郝青白笑着摆摆手，装作心知肚明、不必多说的样子。被她如此误会也不是什么坏事，他宁可被认为是愚蠢的、风流的，也不要是可怜的、无能的。

第十六章 111

她还是那样，跟二十五年前走在大学的操场上一样，在人群中像个女皇般卓尔不群，自信、神秘、平静，充满着无法言说的女性风情。

第十七章 122

蜡烛的光颤抖着升起来，跳动着在他们的脸上留下摇摇晃晃的影子。服务生配合地关了他们顶上的照明，他们所在的这个角落因此变得黯淡起来，好像突然从白天变成了黑夜。

第十八章 132

这对夫妻，这是他们第一次如此坦诚地谈到情感，他们在认识和体验上完全一致，可是他们的心意和愿望却完全南辕北辙。

第十九章 140

她必须替王宣、也是替自己寻找一个浑然天成的缺口，打开从心理通往生理的秘密通道。郝青蓝相信自己的智力 and 运气，只要她要找，就一定能找到。

第二十章 149

到底是要开放的将就与苟且，还是保守的坚守与完美？姚一红像进入了煎锅的烙饼，不管翻到哪边，都会感受到灼人的痛楚与煎熬。

第二十一章 155

微裸的肌肤、起皱的床单、自然完美的光线、人物既放纵又天真的表情、像睡神一样半梦半醒的眼神——无疑，这是郝青蓝最富有创意的广告图片。没有人会知道，没有人会发现，最精密的底片也不会冲出郝青蓝留在现场的血迹。

第二十二章 162

本来，那应是一场云雨之欢的序幕，而现在，却成了一个被遗弃的现场。一个女人刚刚受到了世上最严厉的打击与羞辱，她像祭祀一样献上的肉体被当成了一块抹布，被她的爱人以最羞辱的方式扔到了地上。

第二十三章 171

对面的母亲突然热泪滚滚，他盲人般视而不见。也许，的确值得祝贺，他终于可以对母亲的态度置若罔闻了。

第二十四章 177

她与他，两个人就已是一个整体，这里面不存在任何可能的三角关系。蚊子跟其他所有的人一样，只是同事、观众、好奇者，如此而已。

第二十五章 183

王宣突然变得如此乖张反常，没有别的原因，根子还在母亲姚一红身上——产品出现了难以解释的迹象，当然只有设计师才能找到真正的根源所在。

第二十六章 193

蚊子说，他要做她最后的退路，最后一张牌，最后一个选手，最后一个男人。

第二十七章 199

他的气质是介于父母之间的，是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矛盾结合体，而非统一体，两种水火不容的气质一直在他身上进行着此消彼长的厮杀。这样就出现了一种左右摇摆、进退维谷的状态。

第二十八章 205

她动作缓慢，神色凝重，像在细细体验这种梳妆的微妙感觉。她有些迟钝地想，以后，也许很少会再化妆了，过不了几个月，这些眉笔呀口红呀都会蒙上寂寞的灰，最终慢慢地泅成一团陈旧的记忆。

第二十九章 212

他颓然地坐了下来，巨大的惊愕里混杂着一丝丝高兴。好的，她今天还是来了，这是逃不过的。他们本来就该再见一次面，即使以世上最尴尬的身份。

第一章

一阵清脆的咔嚓声之后，婴儿王宣发现自己被摁到了熟悉的乳头边，他兴奋起来，大口的吞咽带给他无限的口舌之快。



引 子

一个早熟而聪明的女孩，不，哪怕就是不太早熟也不那么聪明，在水灵灵的十五岁，她也会似是而非地懂得一点爱情；然后，在声色俱全的二十五岁，她会较多或较少地得到一些恰如其分的爱情；但在四面楚歌的三十五岁，她会开始怀疑、厌倦乃至发自内心地憎恨爱情；最后，到了不堪揽镜的四十五岁，她会漠然地几乎是若无其事地忘了爱情——前面的那些年，姚一红跟很多女人一样，也是一步步那样过来的，但是很不幸，在四十五岁这一段儿，她竟然，又，相信爱情了。

就理智和经验而言，姚一红知道这很可笑，简直丢脸，没法说出口，更不要说付诸行动。但不行，她现在决心要丢一下这个脸，脸丢了没关系，不是还有爱吗，那就行了。

这桩不合时宜的爱情会牵涉的人物至少有三个：一是丈夫王向阳；二是儿子王宣；三是……嘘，别吓着他，他还不知道——正是因为他，四十五岁的姚一红重新跌入了爱情的深渊，并准备为之粉身碎骨。

1

天早就黑了，姚一红看看墙上的钟，还差一小时就到八点二十分了。晚饭烧好了端上了，蛋糕也摆好了，还有插在瓶里的鲜花，西式的烛台，看上去像国产室内剧的布景。

姚一红又看看钟，到八点二十，儿子王宣就正好满二十二

岁生日——想了很久，也等了很久，姚一红最终决定就在今晚把自己的重大决定告诉儿子。应该说，这个时机很好，他大学就要毕业，马上就要工作，可以自立了，作为母亲，即使按照传统的眼光来看，带儿子到这一步也算是仁至义尽了，她可以不带愧疚地卸掉责任义务等这些赘物，按照自己理想的方式来处理她的生活了。

儿子和父亲都还没到家。儿子王宣呢，快要毕业了，正在热火朝天地找工作，也许又是在哪家小公司试工。不过，今天他一定不会太迟，因为他从小就知道，生日这天，母亲喜欢让他在八点二十分准时许愿吹蜡烛。

至于那个做父亲的，姚一红是故意给他打了个电话的：今天的生日晚餐，她有些重要的话要跟儿子单独说，请他迟些回来。这话要在平常说来，有些不合情理，但最近很正常——因为王宣的工作，他们夫妻进入了新一轮的冷战期。

唉，这事儿，说来也不复杂，一开始还挺好的。大学毕业找工作嘛，是件大事对吧，简直比找对象都严重的事，王宣学的又是“橡皮膏药”似的广告设计，这么些年下来，王向阳和姚一红手上毕竟都有些或强或弱的社会关系，他们准备分头出击帮王宣“走动走动”。但一向听话的王宣不知怎的，却开始犯拧了，坚决地拒绝了。

王向阳一听，又急又气，难得地冲着儿子发起火，却又压着火：有现成的直路，为什么非要自讨苦吃呢？啊？我们做父母的还会害你！你想想，任何一个单位，真有些好位置，早就被内部的关系瓜分掉了，拿到人才市场上，全是做做样子的！你何苦要像个苍蝇似的去那里乱飞呢？那种地方，还能找到份像样的工作？哎哟！儿子，有些事情，可以清高、可以争强好胜，可有些事情，就应该识时务，向现实妥协。王向阳一边说着，一边向姚一

红使眼色，意思是叫她开口。王宣一向是听母亲的话的。

谁知，姚一红却像看不见似的，稳稳地坐着，带着股人文主义的腔调，很开明的样子：这样也好，年轻人嘛，在一开始就应该吃点苦，这种经历其实也是财富，说不定，你自己找的工作更适合你呢！王宣，妈妈支持你！一边说着，一边若无其事地回看着王向阳。

又开始了。王向阳知道。姚一红的毛病又犯了。她又开始以儿子为目标高地跟自己叫阵了，好像谁赢了，谁就更爱儿子似的——这样的战争几乎充斥了他们婚姻的全程，有时如同不痛不痒的背景乐，有时又似激越的主题曲，王向阳倒也是惯了。但是这回，他是有些动气了：孩子天真些也就罢了，她跟在后面瞎叫什么好！虽然图得嘴上一时的痛快、得到儿子的一点欢心，可是，到头来，还不是害王宣吗？

生气归生气，王向阳却没有跟姚一红正面冲突，仍是像以往那样甘拜下风，闭起嘴巴没有吭声——他太了解妻子了，就是她错到天上，也是决不会说软下半句……算了，等王宣四处碰了壁了，他还会再回头的，到时候就知道，到底是谁打了胜仗。王向阳一边替自己宽心，一边仍在私下里到处活动，不过，他一直都是搞建筑的，说得通俗点，是工地大监工，隔行如隔山，要想帮儿子进入广告行当，还真有些难度……

姚一红觉察到王向阳还没有死心，仍在坚持他的做法。她面上虽当是不知道，心里却很是不舒服了，她知道，王向阳一直认为儿子是被自己给抢了，从教育到举止到爱好到气质，都被做母亲的给占了，看来，他是想通过这件事在儿子那里抢个头功喽，这么一想，事情就开始放大了、发肿了、升华了，像个巨大的气球一样梗在她心里。她开始钻起牛角尖来，当然，她不认为自己是钻牛角尖，而是“粒花看世界、滴水观大海”——她由

点及面、由表入里地想到了她与王向阳的其他种种。

其实,在结婚之前,姚一红就对王向阳的全部特性了如指掌,因为出身、教育以及家庭环境等诸多因素,他在举止上显得有些木讷而谨慎,智力上显然也平平,说话做事有些慢慢吞吞的迟暮气。

但像很多因为过度自信而心怀慈悲的女孩一样,姚一红的择偶观有些标新立异,她想:为什么非得找个跟自己差不多的小知识分子呢?!与别的那些举止洒脱、机智有趣的追求者相比,王向阳的缺点反倒成了一种个性,引起了姚一红的注意和思考,并从理论上加以分析:理想的婚姻应是互补型的——她不是心存高远的吗,她不是满腹诗书的吗,她不是手拙脚懒的吗,也许只有配上王向阳这样真实的、庸碌的、实干的,婚姻才能算圆满结实吧;姚一红甚至进一步畅想,结婚以后,对于王向阳的不足,可以进行一些改造和重塑,一桩婚姻造就一个男人,这对于作为改造者的女人来说,又是多么大的人生成就!

现在我们可以看出,姚一红做事虽然有计划性,却带有较多的理想主义色彩。

说到理想这个词,我们的嘴边总是不由自主地露出讪讪的微笑,好像已经完全识破了这个词的华丽和虚伪。但是请等一等,对一个心存理想的人,我们是没有资格嘲笑的,更何况是天性热忱的姚一红女士——不用掐指也可以算出,她关键的成长期恰逢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泛滥激情,她的全身上下已被纯正的理想主义所浸泡,即便其后又经过了荒诞的七十年代、苏醒的八十年代、现实的九十年代以及缤纷的新世纪之初,但理想主义已在她身上根深蒂固、枝茂叶盛,并保留着最初的鲜浓欲滴。我们甚至有理由这么说,在五十年代的这拨子男女里,如果还剩下最后一个理想主义的追随者和实践者,不是别人,只

会是姚一红女士。

2

等待中的人往往会因为无聊而容易沉入回忆。更何况是今晚。很自然的,姚一红想到了二十二年前的月亮,很奇怪,当年那间陈旧和整洁的产房可以看到外面的月亮,她记得,在那抽打般的阵痛里、在大摊的血污中,她一直都在盯着外面那冷冷的月亮,仿佛,那月亮也知道,她生下的将是一个无法承受的生活之重,为此,她将不得不跟这个婚姻纠缠二十二年……从产床上下来,同样是光着身子的母子俩被简单地收拾了一下,分别穿上了体面的衣服,刚才还连声呵斥的护士这时也露出了劳苦功高的微笑,把她们移到滑轮床上往病房推。

王向阳候在门口,有些尴尬地让护士停一停,然后拿出一部照相机给姚一红和皱巴巴的儿子拍了张现场照片——从他那别扭的表情和生硬的动作上可以知道,他是不愿意拍这张照片的——这是姚一红在产前提出来的。

姚一红喜欢拍照,她喜欢用这种简单定格的方式来纪念生活中的某些时刻,照片是对肉体存在的模仿和再现,是对已逝精神的抚摩和追念。但这方面的感觉,跟王向阳没法说清,准确的说,跟王向阳是对牛弹琴,因为后者讨厌相机、拍照、图片、画、风景等这些相关或相似的玩意儿——像大多数出身贫寒的实干家一样,王向阳对各种务虚的艺术形态都保留着习惯性的排斥,或者说轻微的厌恶。他想不通,一个刚刚张开双腿涌着血水生完孩子、又丑又累的女人,怎么还会想到要拍张照片!

但王向阳的克制力是一流的,高度的克制力表现出来的往往就是温顺、随和,几乎毫无主见。正是这种贯穿终身的克制能力帮助他战胜了工作、情感、生活等各方面的困难,并赢得了他

想要的一切：如姚一红、工地现场总指挥的职位以及下文即将发生的各种明争暗战。因此，即使不是出于爱屋及乌，也是出于他的性格和习惯，王向阳接受了姚一红的建议，并且平生第一次举起了相机。但由于技术和心态的原因，这张照片他拍得很糟，冲出来几乎是一片模糊，倒是不小心进入镜头的护士留下了一个窈窕的背影。

这张照片直接导致了姚一红与王向阳的一次大吵，暴怒而绝望的产妇、操劳却郁闷的新任爸爸、通宵啼哭的婴儿，多么富有代表性的家庭小景！不过没关系，这样的争吵不是第一次，也不会是最后一次——这一切都在姚一红的预料之中。

3

正是那张失败的照片，让姚一红明确地意识到，她犯了一个形而上的错误，她通过婚姻为试验品得出的只是一个惨痛的结论：她改造不了王向阳；她不可能改造任何人。婴儿王宣襁褓中的阵阵哭声加剧了姚一红的失败感，她陷入了知识女性常患的产后忧郁症。她一边哺乳一边看着眉清目秀的小王宣，第一次开始考虑这桩婚姻的解体问题。

此时的王向阳自然无知无觉，他继续保持乃至发扬着他在婚姻中特色扮相：体贴却失之琐屑；勤快却失之情调；他愈是体贴、勤快，姚一红就愈是感到绝望和愤怒。她阴郁地承受着他的照料，享受着饭来张口、衣来伸手的“月子”生活，那些浓厚的汤水使她的乳房涨满了传统的母性汁液，与此同时，心脏深处的妇道良心、保守的道德感也像巨大的向心力一样牵掣着她，一步步减弱直至消解了她“抛家别子”的不良念头。

她沉痛地看看王宣，又看看王向阳，这个理想主义的小母亲正在向隐忍的人道主义者升华——这婚姻是自己走进来的，

这儿子也是自己生出来的,怎么能借着所谓精神差异的名义而在瞬间背弃?无辜的孩子当然应当拥有结构正常的家庭,她必须像个有责任心的母亲一样给王宣一个恰如其分的成长空间,因此给自己带来的痛苦应当视作对理想偏差的惩罚。

那么,这种母性的责任应尽到何时?对自我的惩罚应于何时終了?或许,从道义上讲,得等到王宣大学毕业?姚一红掐指算了一下,那么,就是他二十二岁时好了……目标一定,姚一红反倒好像轻松起来,为了辅助这一长远目标,她还立刻决定了一个眼前的即时目标:马上给王宣断奶。她应当早点恢复身形和体力,结束这令人窒息的“月子”,摆脱王向阳过分细致的照料。

这样想着,姚一红又进入了一个新的理想阶段了,她几乎是面带笑容地挽起衣衫,作势抱起王宣,半露出鼓胀欲裂的胸部,让丈夫给自己拍下最后一次哺乳的场景——王向阳希望自己再次失手,但是事与愿违,这张照片清晰极了,连姚一红乳房上的青色血管都一一可辨。

在一阵清脆的咔嚓声之后,婴儿王宣发现自己被搥到了熟悉的乳头边,他兴奋起来,蹬着双腿开始噬咬姚一红的乳房,两只小手也老练地缠绕上去,大口的吞咽带给他无限的口舌之快。他不知道,这是他人生中最后一次名正言顺抱紧母亲的乳房,更不知道,是他的存在延长了父母的这桩婚姻,也是延长了母亲姚一红的精神痛苦。从这点上来看,他的肉体价值(有益的和无益的)从一开始就大于同龄的婴儿。

第二章

他最近感觉到了一种奇怪的不安和
不祥。这种感觉有点像蛇，每当他走进家门，看见父
亲，看见母亲，特别是同时看见他们两人，他就
感到脖子后面开始发凉。

